

希望
的
田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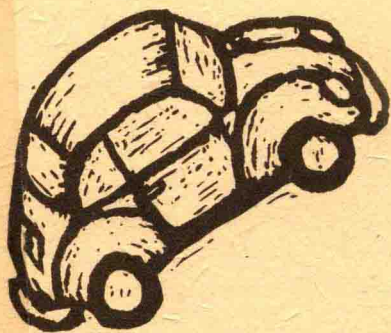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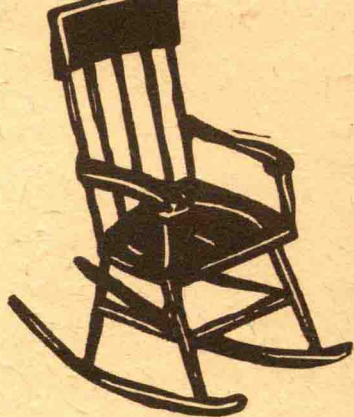
下

2016

文学扶贫暨百名作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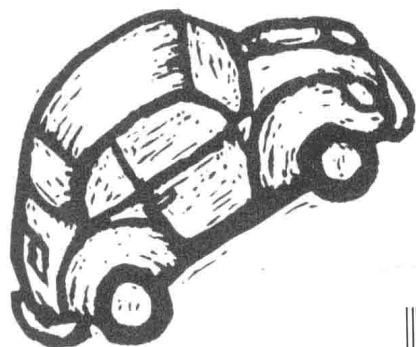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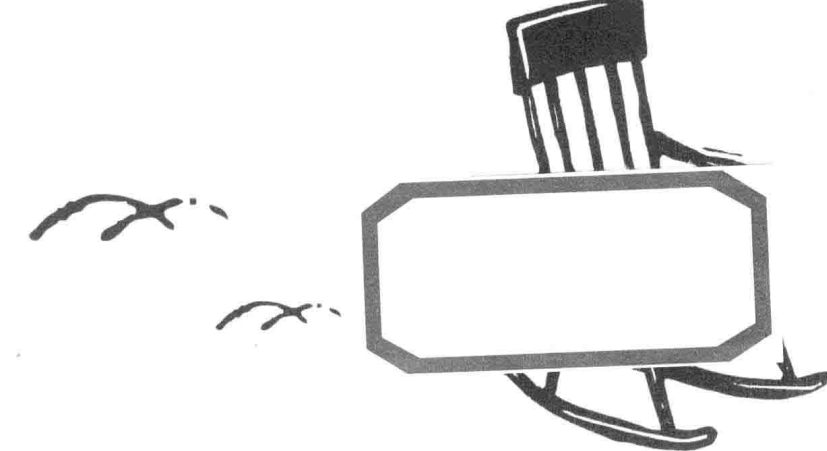
深入生活
扎根人民
作 / 品 / 集

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



希望
的
田野

下



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



C00540280

2016

文学获奖暨百名作家

深入生活
扎根人民
作 / 品 / 集

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CHENGDU TIM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希望的田野：全2册／四川省作家协会主编．--成都：成都时代出版社，2017.4

ISBN 978-7-5464-1806-3

I . ①希… II . ①四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IV . ①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 084775 号

希望的田野·下

XIWANG DE TIANYE · XIA

四川省作家协会 主编

出品人 石碧川
责任编辑 龚爱萍
责任校对 李卫平
封面设计 许天琪
装帧设计 邹其兰
责任印制 干燕飞
出版发行 成都时代出版社
电 话 （028）86742352（编辑部）
 （028）86615250（发行部）

网 址 www.chengdusd.com
印 刷 四川金邦印务有限公司
规 格 165mm×240mm
印 张 38.25
字 数 620 千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4-1806-3
定 价 98.00 元（全 2 册）

著作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工厂联系。电话：（028）86930838

CONTENTS

目录

中篇小说

迁 徙	/002
黄家村	/045
村长桥	/072
末日黄花	/092
凹 村	/129

非虚构（含报告文学）

烙 印	/162
迹远只留香	/177
大山深处的期盼	/187
精光村·金光道	/202
为了最后 12 公里	/214
英雄之路	/233

中篇小说

迁徙

◎谷运龙

一

我站在南宝山新建的东羌村寨门前，温煦的阳光给雄伟的寨门增添了些许的威仪，东羌村的牌匾闪耀着金色的光芒，偌大的花岗石碑上深深地镌刻着“汶川5·12地震纪念碑”几个醒目的大字。春天是那么不经意地就来了，湿润的空气中夹杂着芬芳的味道，嫩绿的茶林，自下而上环环相扣，那么葱茏地与天边相吻，成为一道波动的天际。人们缓缓地移动在茶林中，飞快地采摘着清明前的嫩芽，艳丽的服饰成为一道道绿环中不经意的点缀。

震姑头顶有些夸张的小彩帕，走在云朵的前面，时不时将采摘的新茶衔在嘴里让我看，十分可人。

我放眼南宝山，薄薄的云气幻化出仙境的美妙，漫波的笑语中夹裹了明明丽丽的歌声，让南宝山有了飘逸的动感，我被这些笑语轻歌叩击着心灵，怡然之美迷蒙了我的双眼。

震姑雀跃着向我跑来，我抱起她，心里有一股暖流纵贯全身。她在我的额头上柔美地吻了一下，挣脱我的怀抱，抓住我的手，让我去采茶。

我被她的话牵引了，小小年纪的她抓住我的那股劲让我有些不敢相信。但我却一屁股坐在了纪念碑前，把震姑搂在怀里。

“乖丫头，你知道这碑上写的什么吗？”

女儿陡地走到纪念碑前，用她与碑十分不相称的身子和小手，指着碑上烫金的字往前移，稚嫩的声音敲击着我的心灵。

“汶、川、5·12、地、震、纪、念、碑！”

女儿的声音轰然把我击倒，我被五年前的一切所吞没。

二

那天，我去省里找领导，请领导帮我解决西羌村公路建设资金，这是他

以前答应的。好不容易找到领导，鼓了几个月的劲一下就没有了，不知话该从哪说起。

他却笑微微地先我而言了。

“是西羌村的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找我是说修路的事吧？”

我更加起劲地点头。

“金枝大娘还好吗？”

我一下被他的话噎住了，但我的勇气却一下被鼓起了。

“金枝奶奶已经在去年底去世了。临死时，我们去看她，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小布卷，递给老村长，说这是她买棺材的钱，分文不少地捐给村里，嘱咐我们一定要把路修到西羌村，没有路，什么事都做不成，老村长接过来，向金枝奶奶郑重地答应了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向村长说‘你们一定要去省里找领导，领导知道西羌村的情况’。村长还对金枝奶奶说过，‘你一个五保户为了村里的路把棺材都卖了，不仅为我做了榜样，也为大家增了信心，看来，这条路我不支持不行’。金枝奶奶还说她死后一把火烧了，家里的油肉全部卖了支持修公路。”

“一个五保户，那里来的油肉？”

“年轻时一年一年攒下的，时间最长的腊肉已经有近四十年了。”

“还能吃吗？”

“是县上的一个老板全买了，给了一万元钱，随后就将这些猪膘存放到一个博物馆里了。”

我把县政府转报的文件双手递给领导。领导只是晃了一眼就在上面签了字。

我拿着领导签字的文件，兴致勃勃又心急如焚地往交通厅赶，刚把文件递给厅长，办公室的吊灯便不停地剧烈摇摆起来，厅长说：“快跑，地震了。”

“我的文件咋个办？”

“以后再说。”

我不想走，厅长却冒火地把我推出来。我怒火中烧。

当听到震中在汶川时，我被重重地击倒了，眼前一片茫然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我的村庄究竟会怎么样。看见别人不断地打电话时，我才想起了电话。我掏出电话，拨出了村长的号码，无法接通，又拨云朵的电话也无法接通，再拨汶川县朋友的电话依然难以接通，我知道西羌寨的凶险了，不知道哪里来的血性和劲头，我不能作片刻的停留，必须马上赶回去。

赶到都江堰时，已是下午5点，风中夹杂了浓重的血腥味，救护车、警车的啸叫声撕裂着我的心肝，潮水般向幸福大道奔涌的人流让我更加害怕。都江堰如此，汶川会怎样呢，西羌村会怎样呀！

我想，西羌村是彻底地报废了！

但我不能停留，什么也不顾及，什么也不怕地往回赶，当天晚上，我赶到了映秀，映秀已彻底被摧毁，哀声四起，血雨腥风，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213线已经被无情地折断和撕碎，所有的山都被巨兽的魔爪活剥生剁得血肉模糊。第二天早上刚微亮，我便上路了，在老虎嘴，我看见那么多身首异处的尸体，甚至于看见在翻越中的行人被飞石打飞在空中，打落在河里的惨状，在彻底关，大桥被巨石彻底击断，滔滔岷江以其十倍、百倍的凶猛咆哮怒吼，我双手吊在已没有一块木板的钢绳上奋力向前吊去。我没有被所有的余震所屈服，没有被沿途的尸体所吓倒，我穿越了草坡隧道那么密集如雨的飞石，一片漆黑的晚上，我匆匆地从汶川穿越而过，顾不得看一眼我的县城，也没有时间去听一声汶川的呻吟，径直向我的村庄走去。

我来到了西羌村的山脚下，轻松地涉过了平时望而生畏的河流。雨似乎停了不久，泥泞的路上还有汨汨的雨水流淌，天空被尘埃拥塞着，显得有些低沉，月光从尘埃中穿越而下，给山水一些朦胧的剪影。趁着月光，我摸索着向上登攀，再也找不到来时的路了，所有的路不是被折断，就是被乱石如山地覆盖，甚至很多地方，岩壁上的附着全被剥去，只剩下光洁而陡直的壁坡，连岩羊也难以立足。我只好按照地形自己另选路径，用力地抓住树木杂草向上攀，实在不行，就钻刺笆窝，以此争取时间。我的指甲有的因用力太猛掀翻了，我的鞋磨破了，脚掌有一串串的大血泡，我的身上到处都是倒钩刺划破的血道、三颗针刺出的血眼，但我别无选择，必须义无反顾地回到村里，在这种时候，村里不能没有我，我是一村之书记，是主心骨、是顶梁柱。

我不是一些人看不起的毛桃子书记，也不是一些人说的关系书记，我懂人情世故，知道天文地理，胸怀理想抱负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都在被依稀月光照着的山上摸黑攀登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不惧，眼里只有我的村庄，胸中只有我的父老乡亲。

天快亮时，我爬上了养我的这块土地，刚拖鸡公尾的玉米苗也还沉寂在恐惧中，西羌寨没有鸡鸣，也没有狗吠，死寂得让人不寒而栗。依稀天光中，寨子的轮廓已经没有了，寨碉似乎不见了，连半截都没有。偶尔传来似哭非哭的声音，幽灵一般游荡经久，好像也有轻微的羊皮鼓声，鼓声中有喃喃的念颂，空气中有那么浓重的血的味道，有那么模糊的死的味道，以及和这些味道一起随风漂流的柏枝的味道。我疯了似的向寨子跑去。

“老村长，我回来了。”

“云朵，我回来了！”

“父老乡亲们，我回来了！”

山谷里满满当当的回音，经久不息地回荡着，我仿佛听见谁在说：快跑，余震又来了，满山都是嗡嗡的声音。

接着，是一声响亮的婴儿的啼哭。

再接着，是谁吼出了：书记回来了，书记回来了！所有的人都从那个临时的窝棚中急不可待地跑出来，突然又十分奇怪地停下来，不认识似的将我打量很久，然后潮水一般向我扑来。

我们相拥相抱在一起，紧紧地相互依偎相互支撑着，无言的泪水任其哗哗地流淌。

三

我们围坐在玉米地里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好一阵的沉默，让我有几分害怕。我陡地站起来，往寨子走去。金友和桃花他们跟着我，我钻入寨子时，心都碎了，偌大的一个西羌寨，所有的房屋非倒即垮。经历了上百年烟火的梁和柱被重力折断和撕破，如一柄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从那些断壁或破墙中直刺出来，带着冤死的眼光逼视着蓝天。大片的砾石乱成一堆堆坟岗似的，昔日通幽的曲径，昏暗的巷子，城堡一般的连排邛笼均活脱脱地倒了硬桩，到

处都有血和泪相融的泥泞，到处都飘着不散的阴魂。我家的碉楼还有几分阳刚的杀气，虽折去了半截却依然呈现出一种震不倒灭不了的硬朗之气。这时，我突然想到了我的爷爷，村里的老释比，八十多岁了，却天天以酒养性，以食壮体，我四处寻找他，大声地呼唤他。

“爷爷，爷爷！”

不一会儿，他便从一根欲断未断的柱子下钻了出来，很神秘地说道：“我去跟你爸妈他们再说话，送送他们。”“爷爷，他们在哪里？”

爷爷向垮塌的碉楼努努嘴，于心不忍地说：“他们走了。”

我被爷爷的话击倒了，双腿再也没有了丁点儿的力量，一个趔趄栽倒下去，嘴里仍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云朵在哪里？她可是快生产的人呀。”

“你爸和你妈已经跑出来了，看见云朵还没有出来，回去帮云朵时，被落石打死了。”

“两个老的换两个年轻的，还是划算的。”爷爷若有所思地说。

我浑身无力，站起来都很困难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双手抱着快要炸裂的头，怒狮一样地吼道：

“老村长在那里，快喊他过来，我要和他商量现在咋个办？”

“我爸我妈死了。”桃花拭着泪告诉我。

“这种时候，他咋个能死呢？”说后，我血冲天灵盖，怒火灼烧着我，我站起来，原地吼叫，嗷嗷转圈，又跳又骂。

不远处传来婴儿的啼哭，很响亮很刺激似乎也很明快，我被这啼哭召唤回来了，我急切地向啼哭的地方小跑而去，我躬身钻进彩条布遮盖的窝棚里，云朵锥子似的目光就让我肝肠寸断，那么恐怖的余悸从夺眶而出的泪水中流淌出来，我只轻轻地叫了一声云朵，她便垮山一般地瘫软在了我的怀中，我俩用死别生离的泪水诉说这几日的一切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。”

“我离不开你，更离不开这个西羌寨了。”

“大家都等你回来拿主意。”

我听了这句话，再一次感到了肩上担子的重量，随即松开手臂，用伤痕

累累的手掌为云朵拭去泪水，继而用衣袖在自己脸上一抹，精精神神地从彩条布下冲了出去。

我马上召开党员大会，但仅剩5个党员，其他不是出去打工，就是在地震中遇难了，几乎每一家人都有人遇难，粗略统计达117人。我们5个人死瞅瞅地坐在那里，谁也不说话，心里都是空空的没一点实在的东西。我再三让大家发言，出点子，可他们不是耷拉着脑袋，就是眼鼓鼓地望着我，我又急又气。平时，他们都嫌我嫩，说吃的盐比我吃的面多，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，现在，我看未必了，但要我说，我也没个定数，确实不知道怎么办。相互望了两个多小时，只好无果而终。我只好又请了爷爷、舅爷、表爷等一批老人和我们一起商量咋办。

刚一坐下，舅爷就火烧屁股地跳了起来，“开啥球个会，房子垮了只能修，路断了只能修，水断了也只能修。除了修以外，哪个想得出来好办法我手板心给他煎豆腐。”

舅爷的话说得实实在在，滴水不漏。

表爷唾了两口兰花烟，一声咳嗽吐一泡浓痰，手掌在嘴角上一抹。“修是个办法，但这西羌寨几百号人，水从哪里来？从白龙池可以修水渠引，几十里山崖，要多少票子。再说，山上的柴也砍光了，以后连烧死人腿杆都莫得了，总不能全部吃生的吧，回到原始社会。”

我听出了表爷的话中话，就激他。

“表爷，你是不是可以把话说穿。”

他看看我，胆子大了一些。

“这鬼塌塌现在不是人住的地方了，想法搬起走，不然，我们对不起后人。”

舅爷跳起来，声音又高了八度。

“我看你龟儿子是老昏了，搬起走，一户人、两户人还好说，几百人往哪里搬。如今土地都到户了，连林地都到户了，昏昏晃晃都是有主的，你去抢！”

表爷也不示弱。

“活人还让尿给胀死了。我看你龟儿子比老子还昏。”把烟锅子在鞋帮

上敲得笃笃响。

话到这个份上，已经有了小量的火星子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爷爷。

爷爷在西羌寨总是有几分神秘，这不仅与他释比的历练有关，更与他的胆识有关。平时总是难有言出，只要说话，总就显得承天接地，铁板钉钉，丝毫不能走动。

他习惯性地轻咳两声，像做法事前总得要敲三下羊皮鼓，然后捋捋他的白胡须，很老到地打开话匣。

“依我看，搬是搬不动的！几匹山的西羌寨说搬就可以搬吗？站起说话腰杆不痛。但这修也得要有所讲究，一个是应该找个匠人好好规划，像桃坪羌寨、萝卜寨那样有个好的样式。二个是也要看得远一点，这土里是刨不出金娃娃的，学河坝里的人，以后搞旅游。三个是全部组织起来，集中火力打歼灭战，人多力量大，柴多火焰才高。水是个关键，莫得水，就生存不下去，可以去找政府支持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对，就干，不对，等于没说。”

爷爷的话很有分量，也说得对路，大家都说好，但我还是以为表爷的话似乎也有他的合理性。

人挪活，树挪死。千古同理。

话虽这样说，我心里依然没底，这么大，这么重的一件事，不是三两个人就可以左右的，我必须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。赓即，我又找了金友、三胖子、桃花等一大批年轻人，我们年龄相差无几，从小一起念书、放羊、牧猪，毕竟有很多共同语言。这一批人中，三胖子威望最高，腿是蹿了，但心里亮堂、脑子灵光，让大家口服心服的是他从小胆子大，7岁时，便敢一个人走夜路去汶川县城，特别是打架斗殴时敢下手，从不屈服谁。

大家席地而坐，高山的寒意丝丝入怀。为了让大家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我开门见山地把话扔给大家。

“请大家来，是想听听大家对西羌寨何去何从的意见。”

大家一听这话，都有些惊诧，眼睛直勾勾地盯住我，十分不理解。

我只好抬出表爷的话给大家以启示。

“你们来之前，我已请了村里的老人和党员开了会，表爷和相当多一部

分人都主张不原址重建了，搬起走。”

“你爷爷的意见呢？”三蹦子抓住关键人物反问我。

我看他一眼，有几分不爽，但又不得不实话实说：“爷爷和一部分人主张原址重建。”

“你爷爷都是这个意思，还有啥值得讨论。”

“书记，你是啥主意说给我们听听。”金友说。

“对，把你的主意说来听听。”桃花等人一起说。

这话我不好说，也不能轻易说，说了，如果以后不能兑现，我这书记就更不好当了。和爷爷唱反调也会让爷爷生气，折他老人家的寿。

“今天主要想听你们的想法，你们的想法是我拿主意的基础。”

金友说：“依我看，趁机搬走绝对是好事，对子子孙孙都有利。”桃花拍手表示同意，还有些零星的赞许声。

三蹦子这时却十分稳重地陷入沉思，一会儿望望天，一会儿又拍拍地。

“三蹦子，你做得那么深沉给哪个看，把你的屁放出来，让大家闻闻是臭还是不臭。”不知是谁冷不防地冒了这么一句。

“是不是舍不得你那几个天麻。”

三蹦子横了桃花一眼：“是舍不得，咋了！”话后又把头低下去了。

气氛有些凝滞了。是啊，三蹦子的天麻来得容易吗？那是他几年出去打工遭了冷落、白眼、讥讽以后才毅然花血本念的致富经，好不容易通过引种、试种，今年刚刚开始小规模种植，如果成功，这便是他以后奔小康的金娃娃呀。想到他那些天麻，我的心都被牵扯了，我不也正在谋划种羌活、大黄等中药材吗？

“书记，这事不是那么简单，更不是那么轻巧。我们这代人更要讲科学不要鲁莽和草率，等我们都回去好好地想想，想明白了再说，但有一点我不明白，这么大个西羌寨说搬就可以搬吗？往哪里搬？”三蹦子说到这里，很不理解地扫视大家，随后起身走了。

大家又一门心思地望着我。我只好顺着三蹦子的话说：“这么重大的事，大家回去细致地好好想想，想明白以后我们再开会吧。”

我们缓缓地站起来，有的慢慢地走了，有的却生了根似的纹丝不动。

“路也垮了，山也塌了，水也断了，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呀！”

这些我们都知道，但我依然只能说：“大家再回去好好想想，不仅要想到现在，还要想到以后，不仅要想到我们这一辈，还要想到儿子、孙子几辈人。大家回去吧，也和家里人商量一下。”

四

几天之中，雪宝顶下就齐崭崭地多了几排新坟。没有隆重的送葬场面，没有羊皮鼓和释比为其开路，也没有鞭炮和唢呐为其送行，只有亲人们比常规中多流的眼泪让其走好。

爷爷总说我不孝，连父母的尸体都不去挖，但我没有时间，的确没有时间，问题一大堆一大堆的难以有个头绪。事情一串串地牵扯着连着绊着，没有一件是小事。这些问题，这些事，好多我都解决不了。

我必须去汶川县上，要水要粮要药，不然整个西羌寨都会渴死饿死病死。

汶川县城虽还尘雾四起，灰头土脸，但毕竟已有了几分秩序，好不容易找到我弟弟——岷江和我同学腊梅，他们住在帐篷的急救室里，虽然气色还有些不好，但毕竟已恢复得比较好了。只是腊梅的一条腿被截肢了，看见我以后，她摸摸另一条腿，眼里闪耀着凄楚的泪光。“这么大的灾难，一条腿丢了也是大幸，要振作起来。”她用牙紧紧地咬着嘴唇，从鼻孔里吭出一种十分具有穿刺的声音，狠劲地点点头，眼泪在眼里转悠。

我找到了指挥部，县领导正在开会，我闯进去，认识我的领导呵斥我：“岷山，你不知道我们在开会吗？”我没听见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，“西羌村都快渴死了饿死了病死了，我要东西，要水要粮食要药品，你们马上给我，不然我就不回去了。”

书记说：“不回去了，我就把你枪毙了！”

一个办事员带我去物资分配处领东西，我突然听一些人议论：“专家说汶川县城必须搬。”我心里一亮，上前拉住办事员的手问：“县城是不是要搬？搬到哪里去？”他却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专家说的又不是领导说的。”我马上往回跑，跑到帐篷里，高声武噪地问：“书记，汶川县城是不是要搬，搬到哪里去？”

书记横我两眼，吼道：“这么大的事，我能定吗？赶快回去把老百姓安慰好安排好。再闯进来，我让公安局把你抓起来。”

我把手一挥，心里有几分疑问地走了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碰上了石头和竹子，还有五叶和依娜，他们都是出去打工的。石头有一手砌墙的绝活，不吊线不拉绳便可把石墙砌得壁立千仞，棱线笔直。竹子的独门技艺是羌笛演奏，两根并排的小竹管经他一吹便可入心而动，融血而奔，余音绕山。五叶是和爷爷可以并排而坐的释比，在九寨沟表演他的经典节目，依娜天生的一副好嗓子，吼起来即可裂天撕雾，又可轻风入怀。

他们回来了，我很高兴。

爷爷站在窝棚前，好像等我很久了似的。

“再不把你爸妈的尸体挖出来，就烂完了。臭气都跑出来了。”

“爷爷，说汶川县都要搬迁。”

“搬个球，我看你娃娃是鬼迷心窍了。赶快找些人把你爸妈的尸体挖出来埋了。”

我突然看见棚子里有矿泉水、饼干、方便面等救急东西，心里有几分慰藉。

“云朵，哪里来的这些东西”。

“直升机空投的”。

震姑开始啾啾呜呜地不高兴了，接着是大声地哭，越哭越收不住。

我有几分不耐烦，“你给她喂奶呀！”

“今天，这奶突然就少得可怜了，不够她吃了。”

她才出生几天就面对断奶的日子。我看着她弱小的身子和寻找的无果，挣扎着哭泣的恐惧，心里很不好受，云朵边哄拍着她边说：“爷爷给你都说了好几回了，让你找几个人把爸妈的尸体挖出来，你要听才对呀，不是妈当时用力把我推出几米远，我和震姑也没命了。”

但一出门，我就又忘了。我要去找金友、桃花他们商量找水的事。

金友和桃花包括三蹦子都看不过眼，在帮爷爷挖爸妈的尸体，我带回的武警战士也让爷爷叫去了。我站在那里不知道怎么是好，水是那么重要，如今这近渴必须得要远水解呀！我不死心，以前的水源会跑哪里去了呢？钻地

了，钻地了就挖不出来了吗？我必须去把它挖出来。

“挖到了，挖到了。”三眸子发出欣喜的声音。

我兴奋地向他跑去，心里说挖到就好，这下，西羌村有救了。这时却听爷爷说：“慢点，不要再伤到他们。”我跑过去，拨开两名战士，我看见了妈妈即腐的双手直而有力地向前伸出，使足劲地往前推，渐渐地，我看见爸爸成弧圈的手又罩在妈妈的头上，然后是他用整个身子覆盖着妈妈，看到这里，我眼睛湿润了，我咬紧牙关，尽量让眼泪不流出来。

“爸、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。”

我走上前，抱起爸爸的尸体，金友抱起我妈妈的尸体，然后把他们平放在地上，我让桃花去把云朵的衣服拿来，再脱下我的衣服，用手轻轻地拭着尘土，然后给他们分别换上我和云朵的衣服。

在两堆黄土前，我伫立良久，这两堆黄土牵扯着我的心，牵扯着我的情呀。我还往哪里走呀！

我迷茫在父子、母子的情爱之中。天啊，有多少人可以走出这片浩瀚而深沉的情海呀！

五

我派出了五个找水小组深入到雪宝顶辐射开的五条沟去找水，有点不相信天绝人路。三天以后，大家回来了，脸上都挂着失望和沮丧。我又亲自带队到山背面去找，只要我找到水源，总会有办法解决别的问题。两天后，在背面的阴坡找到了不小的水源，淙淙地在林间穿行，但隔着那么大的几匹山，没有几千万资金连想都不用去想，有了水却又为钱犯难了。我们十多个人坐在水边，看着水花，听着刺耳的水声久久地无语。

突然，金友和石头抓起身边的石头狠狠地向流水砸去，我也用手上的木棒使劲地击打流水，溅起的水珠湿了我的衣服，随后突然转身嘤嘤地哭了。

我们回到寨里，大家都无精打采，希望和信心都被无情的现实彻底粉碎了，我虽然也心灰意冷，却又不能溢于言表，只能装出一副斗鸡的架势。

黄昏来临，余晖金彩，把九峰山照耀得火光四射，那么远的距离却烧烤着我的心。突然，九峰山也随着余震抖动起来。火光被震波不断变幻着，雪宝顶那些已松散的岩体再次被这魔掌击碎，瀑布似的倾泻而下，直击西羌寨，巨石崩飞，有些沉沉地砸在离寨子不远的地方，腾起的尘暴吞没了整个世界，很多人趴在了地上。

我站在那里，一只羊带着一只羊羔向我走来，鼓胀的乳头似有乳汁在滴落。

我抱起小羊羔，用脸抚擦着细软的毛，心里划过无尽的酸苦旋即又升起温馨的情爱。

搬迁的念头在我心里再一次点燃。

我被爷爷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本想和他好好讲讲理，作一些比较，但在爷爷面前家理大于真理，家教大于政教。只要我顶嘴，他就会逼视我说：“迁走以后，你爸你妈就成孤魂野鬼了，你娃娃忍心不忍心！”这话入骨三分人情七分，哪还有话反对。但我现在才真正地长大了长醒了，我虽只有二十五岁，但我是一村人的书记哩，是这个家庭的户主，是这个家庭的未来神，如果就这样偏听偏信，老人们说走就走了，我们却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，这些日子不能再像老辈人那样打发了之，必须要一天天地过，过出味道，过出色彩，小辈子们更要过好，过得舒心，过得有尊严，不能让山下人看不起、外地人看不起。我找到五叶叔、依娜，他们长年在外，有切身的体会，或许他们会给我更好的答案和理由。

“岷山呀，你这个问题我已想了好多年了，搬，是个好主意，可你往哪里搬呢？哪里还有这么大个村的落脚之地呢？”五叶叔反诘看我。

“这么大个地球难道就找不到这么个小地方？”

“有倒是有的。我去新疆演唱过两次，地方大得很，不说一个十个百个西羌村都安得下。但那些地方的条件还不如我们西羌村。要搬也要往比我们这里好的地方搬才是。”

“依娜，这我晓得。”

离开依娜，我又去找竹子。

“竹子，我们村这个样子了，很多人都想搬，你说行不行。”